

# 床底下的尸体

## 第一章 噩梦般的现实

深夜，我缓缓抬起眼皮，四周一片漆黑寂静，伸手不见五指，静得像墓地一般。我感到一阵头痛，整个人呈大字状瘫开无法动弹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正躺在一张床上，肌肤接触床单的感觉不会有错。我在哪？发生了什么？全身为什么如此无力？面对一连串疑问我无论怎么绞尽脑汁都无法回想起来，越思考越头痛欲裂。反正已无力爬起，索性等到天亮后再说，深夜真难熬，再睡一觉吧，我闭上眼不久再次见周公……

清晨的阳光洒落在我眼皮上，该死！最讨厌被阳光照醒！咦？我房间的窗户并不朝东呀？我伸了个懒腰后睁开眼，才回想起在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昨晚半夜醒来应该也在这。我艰难地坐起来环顾四周，隐约有些记忆，我来这里与某人碰面，可与我碰面的人呢？更为不解的是，我怎么会睡在这？如此脏乱的地方，爱干净的我是不可能睡得着的。等等！地面上怎么会有——滩深红色液体，在白色水泥地上格外显眼。难道说……敏感的我嗅到一丝不祥气息，我忐忑不安地爬下床靠近一瞧，果然是干涸的血迹！我怎么会在一间地上有血迹的屋子里躺下睡着？血迹带有明显的物体拖拽痕迹，拖动的方向竟是……床底！

我目光呆滞地望向床底，床底被床单遮住，看不到里面，但从床单边缘沾有血迹可以推测出，那种事情发生的概率很大。我一边不停地做心理建设，一边在房间内寻找一件细长的东西，可不敢徒手掀开床单来看，墙角立着件像长树枝样的玩意，可能用来做叉棍晾晒衣物。我颤抖的手握住它伸向床单下面，该不该挑开呢？兴许只是虚惊一场，万一真发生那事该怎么办？事到如今管不了那么多，三！二！一！我慢慢挑起床单……哇啊！胃里开始翻江倒海，我趴在墙角不停作呕，简直不敢想象，我居然在尸体的正上方睡了一晚！仅仅隔了一层床板！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，这不是真的！我一定在做梦！头又开始痛了，好晕……

## 第二章 嫌疑

我再次醒来，发现仍身处充满血迹的房间，这一切并非做梦！头脑稍微清醒些后，觉得当下最关键的事情，就是该如何面对尸体，还是报警稳妥。

半小时后，这间荒凉偏僻的小屋周围遍布警方调查人员。一位三十来岁面色苍白，明显长期睡眠不足的警察朝我走来。

“我是负责此案件的张警官，是你发现死者报警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秦素蜜。”

“几时到这里的？”

“昨晚，具体时间记不清了。”

“来这干什么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作为案件第一发现者同样有嫌疑，你不好好配合，很难排除你的嫌疑！”

“抱歉，我真的不记得。”

“说说你还记得哪些？”张警官一脸无奈。

“我记得昨晚被叫到一间屋子，进屋后好像有人袭击我，再往后毫无印象。”

“袭击？谁袭击了你？”

“.....记不清了，一个男的吧。”

“被叫到这间屋子么？”张警官朝旁边的小屋一指。

“嗯，应该是的。”

“谁叫你来的？”

“一个陌生男子，不清楚是不是死者。”

“陌生男子.....”张警官挠下巴思索道，“应该能查到通话记录。”

这时鉴识科调查人员将塑料袋密封好的手机递给张警官，他接过手机朝我问道：“你的？”

“不是，我的手机是粉色，我刚才用过它报警。”

“你没带手机？”

“我天天随身带呀，奇怪？这会儿不知丢哪去了。”

张警官隔着证物袋查看手机联系人清单与通话记录。“怎么一个联系人都没有？你报一下你的手机号。”

“13xxxxxxxxx”

“是这个手机号吗？”他边说边将手机上通话记录指给我看。

“对！就是这个号。”

张警官按下呼出，传来已关机的回音。“果然是这样。”他接着说道，“看来正是死者找过你，你很可能为最后见到死者的人，得请你去一趟警局。”

我从没去过警局，不自觉地感到紧张颤抖，话语中显露着哀求：“张警官，我真不记得了，更不敢做违法犯罪的事！”

“没事，别害怕！我们只是找个人来催眠，帮助你唤醒丢失的记忆。现场人员会对你采集指纹与DNA，待会和我一起回警局。”

### 第三章 催眠

来到警局，一位戴眼镜书生模样的人出现在我面前，他约摸三十岁出头，感觉懦弱无缚鸡之力，要不是穿白大褂出现在警局，这副外貌打扮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电视剧里的乡村教师。也许心理医师正是这幅模样才显得平易近人。

“这位是李医师，他给我们警局警员做心理辅导，现在来协助你恢复昨晚记忆，待会做完催眠后我再找你。”张警官说完离开，留下我们两在小房间里。

“请您躺在沙发上。”对方开口道。

我照做了，接着问：“然后呢？”

“放轻松，选择你觉得最舒适的姿势躺着。”

“昨晚的经历使我无法放松。”

“没关系，尽可能让身心舒适即可，轻轻闭上双眼，听我指示。”

我心想又是书本上老一套催眠说词，我从未体验过催眠，听说催眠治疗费用挺贵，现在正好能免费体验也不错。

“你累了.....你的意识渐渐模糊.....你的身体逐渐变轻，轻到完全感觉不到重量。”这是我听见他轻语的最后几句，接着我陷入沉睡中，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或许我真的太累了。

当李医师唤醒我时，我感觉已睡好久，“结束了？”我问道。

“是的，你现在可以离开，不过你或许还需再来。”

还需再来？我带着疑问走出房间，张警官正在大厅候着。

“张警官，请问我可以离开么？”

“可以，留个联系方式。”

“13xxxxxxx”

“你丢失的手机号码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这有啥用！你有没其它手机号或者同居人手机号？”

“没有，我独自居住，也没有座机。”

“你先拿着这个。”张警官说着从抽屉里取出一旧手机与充电器递给我，“这是警局淘汰换下的手机，借你临时使用，另外写下住址。”说完他敲了下桌上的纸笔。

我写完住址转身离开，身后响起对方的忠告：“你现在还未摆脱嫌疑，近期别走远，保持手机开机，我随时会找你！”

我离开之后，张警官向一旁的李医师询问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目前还不能下结论，她的部分性遗忘貌似由 PTSD 产生的。”

“PTSD？”

“创伤后应激障碍，人类天生有一种逃避性心理防御机制，会将无法接受的极端痛苦经历隐藏到潜意识最深处，造成选择性失忆。但也不排除其它可能。”

“其它可能？譬如？”

“例如癔症性遗忘，或者因难言之隐谎称失忆，她的精神状况不稳定，在巨大压力下同样易引起失忆，此外还可能有脑部创伤。我刚才催眠她时检查过没有明显外伤痕迹，具体结果需做脑部深度检查才知道。”

“是吗？可能性还挺多。我先回案发现场，看能否找到还原事件的物证。”

## 第四章 案发现场

在案发现场，张警官向调查人员询问情况。

“从目前状况来看只有两人的痕迹——被害者和那位报警的女士。”

“哦！？确定？”

“当然，因为附近土地泥泞，进屋的脚印多少会沾上泥土，从足迹上分析现场仅两种。”

“被害者死因呢？”

“死者被砖头重击脑部致死，他身材算比较结实，手臂有阻挡防御伤，可以推测加害者力气大，很可能为男性。”

“砖头上能提取到指纹吗？”

“有些难度，那块红砖碎了，有一半倾斜不平整，估摸凶手拿着倾斜的部分敲击死者，在平整的一半砖留有受害者血迹。”

“也可能凶手戴手套吧？”张警官补充道，“不过如果凶手特意准备手套应该会准备凶器，随手用砖头属于临时起杀意。”

“是的。现场找到的痕迹大部分属于那位女士，少量属于死者，尸体正在实验室解剖做进一步检查。”

“知道了。这里偏僻荒凉人烟稀少，附近连个监控摄像头都没有，你怎么看？”

“我觉得那位女士看似有嫌疑，但不排除有人故意陷害她。”

“我也这么认为，有必要再次详细询问一下她。对了，她的粉色手机找到没？”

“没有，附近已找遍了。”

张警官围着现场仔细观察一圈后询问：“奇怪！屋外脚印为什么这么凌乱？从泥巴干涸程度来看有人多次出入此屋，这是谁的脚印？”

“全是那位女士的，脚印到石路上就模糊不清。可能她受到惊吓有些慌乱，周围又找不到帮手显得手足无措，毕竟这附近几百米无一户人家。”

“我有些佩服她的胆量，大晚上敢一个人来这种地方，看来查清她来这里的目的是侦破此案的关键！”

## 第五章 回忆线索

一间约六十平米的一室一厅，装修简单但质朴干净，这便是我的家。回来之后我简单换洗一下便躺在床上，脑中依旧试图回忆昨晚发生的一切，我只记得找寻偏僻小屋的过程，进入之后发生什么却怎么也回忆不起来，最近失忆好严重，等等！我为什么要去那种地方？那附近没有我认识的人，更不像去游玩，荒凉得毫无景色可言。会是什么原因？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回想不起来，于是起身准备洗换下的脏衣物。

我将脏衣物扔进洗衣机之前，照常先摸索衣裤兜内的杂物。奇怪！我现在才察觉到昨天穿出去的外套没了，难道丢在小屋里？我在夹衫内侧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“4月11号晚八点到二十二支沟靠近杉树林的房子，否则他会将那件事公之于众，切记！”11号不就是昨天么？靠近杉树林的房子很可能正是我昨晚昏睡的小屋，纸条上“他”指谁？死者吗？那件事又指什么？最不解的疑问——究竟是谁放的纸条？看来这张纸条得对警方保密，或许我再去趟现场能够回想起来。这时一阵铃声打断我的思绪，因不习惯“新手机”铃音，响四五声后我才意识到是警方给的手机。

“喂！？ ”

“秦素蜜？”

“嗯，您是……”我突然想到知道此号码的人只有今天给我手机的警务人员，“张警官？”对方笑了笑说：“是的，麻烦你明早再来一趟警局。”

“又要催眠？”

“不是，你来后便知。”

挂断电话后，我内心一阵忐忑不安，还去警局干嘛？不会真是我干的吧？也许我在失忆期间杀害那个人，我为什么要杀他呢？哎！想这么多也白搭，今晚先休息。

## 第六章 测谎

第二天一清早我来到警局，张警官前来接待。“你先去对面的房间里坐一会。”他手指了指远处一间敞开门的房间后离开。我进入房间，屋内仅一张桌子，几把椅子，很像影视剧里的审讯室，看来仍把我当嫌疑人来对待，我苦笑着坐下。

少顷，张警官带着一名科研模样的警员进来，他戴着眼镜、皮肤白皙，看上去像做文职工作。

“这位是彭警官，他来负责对你进行测谎仪测试。”原来是测谎！同时我心里不免紧张起来，害怕通过不了测谎真成疑犯。

“别紧张，只当在医院做检查。”彭警官边安慰我边往我身上贴线，“无辜的人通过它排除嫌疑。”我心里嘀咕当然知道无辜的人能排除嫌疑，问题在于我自己都不清楚是否真无辜，毕竟有部分记忆完全遗忘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秦素蜜。”

“年龄？”

“31岁。”

……

彭警官指着现场照片：“你去过这间屋子吗？”

“去过。”

“去干什么？”

“不记得了。”

彭警官指着被害者照片：“你认识他吗？”

“不认识。”

彭警官指着现场红砖头照片：“你有拿过这块红砖头吗？”

“没有，我为什么要拿砖头？”

“你移动过死者吗？”

“肯定没有！我见到尸体就非常恐慌，怎么可能去移动他！”

“你发现尸体后直接报警？”

“没有，我吓晕过去，再次醒来才报警。”

.....

全部询问完毕后，彭警官收起测谎仪离开房间，张警官早已站在门口等候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全通过，没有任何撒谎迹象，仅问她去那里干嘛和是否拿红砖时心跳有波动。”

“可能与她失忆有关，毕竟一个女人去那种地方，说不定有见不得人的事。”

“现场真没有其他入迹象吗？”彭警官感到不可思议。

“目前还未发现新痕迹。”

“有意思！不可能犯罪案件吗？”

“嗯，我觉得此案不简单。”

张警官通知我可以离开时，我走出警局，这次没往回家的方向，而是再次向那偏僻小屋行进。

## 第七章 被害人

“长官，查到死者身份。”一名年轻警员急匆匆地来到张警官办公室汇报，将一纸卷宗递交到桌上邀功。

“辛苦了。”张警官头也不抬地摆摆手示意他走开，年轻警员一脸失望地走出办公室。

待年轻警员离开后，张警官打开卷宗。“邓迪飞.....盗窃前科，树敌还挺多。”

过了一会，他拿起手机拨通一个号码：“喂，方警官，在忙吗？.....帮我查一个人.....查一下他近期行踪。”

当天下午，张警官出现在一条背街死胡同口的青年旅舍前。“这年头还有一晚 30 块的住宿，真够便宜的。”他边自语边进入旅舍。

张警官向店老板亮出警证后将邓迪飞照片推到他面前：“这个人来过这里吗？”

旅店老板拿出眼镜戴上瞧了下照片后答道：“他上周来入住，压了 100 元，之后再没续费，还欠了我几天住宿费。近期见不着个人影，我也正要找他呢！”

“不用找了，他成了一起案件的受害者。”

“被害？.....死了？”

“他入住的房号多少？”

“上二楼右转最里面一间。您先上去，我马上拿备用钥匙来开门。”

旅店的房门吱吱地转开，“这什么味！”张警官捏着鼻子皱紧眉头走进去，整个房间十来平米。穿过的衣裤丢得满地都是，一旁的行李箱打开着，地上的空水瓶排成排。“简直像垃圾堆！嗯？这是什么？”他从“垃圾堆”中翻到一个相框。张警官仔细瞧了下相框照后微

笑道：“案件终于有进展了！”

## 第八章 重回案发现场

我顺着纸条上的地点，找到靠近杉树林的房屋，屋子有近四十平米，里面空荡荡，满屋子灰尘蜘蛛网，这里并非我前晚昏睡的地方，不过我留有来过这儿的记忆，怎么回事？难道当时因为我走错地方导致被陷害？

我靠近窗户，从窗口破碎的玻璃间隙向外隐约能眺望到前晚呆过的屋子，画面略感熟悉，我那晚一定从这里眺望过凶屋。我沿着石头路走向凶屋，“咦！？”我在路旁的大石头底部发现了件熟悉的东西，“这不是我的粉色手机吗？怎么会落在这？”

当我来到案发现场小屋外，警方人员早已离去，只留下孤零零的黄色警戒线。我犹豫着，没有胆量再次进入，于是围着小屋转了一圈又一圈，附近肯定被警方搜遍，不会遗留下任何证物，我从窗口往里探，连我之前躺过的床单与被子都被警方收去，我傻站在窗口旁呆呆地望向屋内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直到一道影子在我眼前显现我才回过神来，回头一看原来路灯亮了，不知不觉已到傍晚，附近的路灯自动点亮，等等！我前晚正是顺着路灯过来，见到屋内有灯光才敢进入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由地进入屋内摸索着电灯开关，门内侧上方的白炽灯亮了，我记得刚进入室内后好像立刻有人跟进来，通过身后的灯光照射，在地上看见一团黑影尾随而来，正当我回过头……记忆就此中断。那团黑影是受害者吗？还是陷害我的人？天色已暗，呆在这里毫无进展，而且四周寂静得令人恐怖。我匆匆离开此不祥之地，瞧了一眼兜里失而复得的手机，这一趟并非毫无收获。

回到家，我翻看失而复得的手机，想从中找出一些线索，我为什么把它放石头下？是我做的吗？毫无头绪，手机上的通讯记录已全部删除，连一条短信都没有留下。正当我一头雾水时另一部手机响了。

“张警官？”

“麻烦你明早再来一趟警局。”

“啊……好吧！”还去干嘛！又是一头雾水。

## 第九章 双重人格

第二天一早我再次来到熟悉的地方，依旧是张警官前来接待。

“来坐！我就开门见山直说，你知道这张照片吗？”张警官说着向我展示一个相框，相框中有我和一位女人的合影。我对此有印象，她是我前同事，当时我们同在A公司财务部，她与这次案件有什么关系？

“知道，她叫邓蓉，以前的同事，她怎么了？”

“相框在死者住处发现的，受害者叫邓迪飞，邓蓉和他是姐弟关系，也就是说邓蓉为整个案件的联系人，你与她还有联系吗？”

我摇摇头：“我三年前离职后便再没见过她。”

“是吗？如果你了解到她的近况，请主动通知我们一声。”

“好的，我现在可以走了吗？”

“请再等会儿，李医师再给你做次催眠治疗。”

“唔……”我对那位医师没什么好感，上次我被催眠时过程全忘了，天知道他对我做了些什么。

不久我们来到一小房间，我照例躺沙发上，数分钟后又不知不觉昏睡过去，待被李医师唤醒时，张警官站在一旁呆呆地望着我。

“怎么啦？”我察觉出气氛明显有些怪异。

“除了那晚发生的事外，你最近还有没有别的事失忆？”

我感到疑惑不解：“没有，为什么问这个？”

“没什么，随口问问。”张警官连忙摆摆手，“今天到此为止，近期你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。”

我再次感到疑惑：“为什么要减少出行？”

张警官欲言又止，李医师出来解围道：“现在案情不明，张警官担心你被人盯上遇到危险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啊，我会小心的。”

待我离开后，张警官转向李医师：“你刚说的能够确定吗？”

“不能百分百笃定，但她很可能有双重人格，除非她一直在我面前演戏。刚在催眠过程中唤醒了她另一种人格，名叫杨蔓，感觉是个非常理智聪明的人，不大可能会犯事，她同样对那晚所发生的事毫无记忆。”

“办案可不能凭感觉，得讲究证据，真理智聪明的人会演戏，目前还不能排除她另一个人格的嫌疑。主人格知道该次人格存在吗？”

“一般情况下主人格并不知道次人格存在，但次人格知道主人格存在，主人格在特定条件下会唤醒次人格，次人格开始控制身体，主人格处于休眠态，不太会记得次人格干了些什么，所以人格分裂者常常会丢失部分记忆。”

“这样啊，如果增加次人格被唤醒的次数，会不会使主人格重拾丢失的记忆呢？”

“有可能，从治疗角度上看，通常不建议增加唤醒次人格次数，一旦次人格占据身体的时间越来越长，会导致主人格完全消失。你看过电影《致命ID》没？正是多种人格间互相争斗占据身体的典型案例。”

“嗯，看过，影片最后主角只剩一种人格。这案件不好办啊！受害者可能同时为加害者，总之先保护她不受刺激伤害，我试试从其他人身上找找线索。”

## 第十章 探寻

新来的警员小杨查出一条线索，待张警官回到办公室他便迫不及待汇报。

“长官，在邓迪飞老家，查到一人经常去找他，两人一见面不是吵架就是斗殴，明显有敌对关系。”

“哦？他叫什么名字？”张警官正为寻找死者人际圈而发愁。

“胡作威，据他家人说已离开他们村来到本市。”

“了解，辛苦啦。”

张警官再次拨通方警官电话请求帮忙查询行踪，接着分析下一步棋该怎么走。失踪的邓蓉算嫌疑人，有可能因不明动机杀害她弟弟后嫁祸秦素蜜，或许她已遇害，姐弟两死于同一人之手，可能为同村的胡作威干的，因与他们家有矛盾加害他们两，但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将邓迪飞的死亡现场布置成近乎密室，当然也不排除秦素蜜的另一个人格犯案，她另一个人格叫什么来着？比起思考，张警官更偏向于行动，不一会他再次出门寻找新线索。

我怎么也不会料到，三年未见的同事邓蓉竟然是案件的焦点。自从离开A公司以后，

我们便再无联系，不知道她现在在哪，更令人费解她弟弟怎么会找上我，纸条上说的“那件事”与他们姐弟两有关吗？最近尽是些奇怪的事。为了解答内心的疑惑，我不想理会张警官的警告，准备明天再次出门。既然邓蓉失踪了，以前同部门的其他同事总不会失踪吧。

第二天上午，我找到前同事 A 公司财务部田璃丽，很幸运她仍旧住在老地方。

敲开门后，我想当然地认为很久没见的老同事会张开双臂欢迎我来叙旧。

“嗨，好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”见到对方开门后，我友好地打招呼。

田璃丽像见着鬼一样：“你来干嘛？”说着立即关门，我赶紧用手拦住，“我们以前好歹同事一场，简单叙叙旧。”

“我很忙的。”对方并没松开关门的手。

我仍不放弃：“出什么事了吗？你以前对我可不像这样。”

田璃丽用力关上了门，从门后丢出一句话：“有什么事你找别人，别找我！”

以前我们同事时互称姐妹闺蜜，如今却形同陌路，只能说时间改变一个人，不对！感觉像发生过什么事。

不久，我找到另一位前同事焦小英。

“小英，好久未见了。”我小心翼翼地打招呼，担忧对方一见到我后立刻关门。

“你有什么事吗？”大门果然没有对我敞开。

“方便我进去说不？”我知道她很可能不会让我多停留。

“这.....恐怕不方便。”她在门后露出半边脸，好像在躲避什么，一副不情不愿的模样。

“简单聊两句吧，你近期与邓蓉有联系吗？”我担心她随时关门，于是直奔主题。

“她离职后一直未联系。怎么回事？昨天也有个人来问她。”

“昨天？是不是警察？”

“嗯，他还提到你。”

“提到我？说我什么？”

“问你之前是什么样的人，平时有什么.....没问啥特别的。”对方欲言又止。

肯定有什么不对劲，我觉得再耗下去也白搭，得找出她们疏远我的缘由。

某所麻将馆里，一个人正赢得风生水起，嘴里叼根烟，不断絮絮叨叨地说着难听的话。馆内新进入一人径直走向他。

“你是胡作威吧？”

“是本大爷，有什么事待会再说！不要影响旺火！”他眼皮都没抬起来瞅一下。

“你出来！”新入内的人掏出警察证在他面前亮了亮。

胡作威立刻换了副面孔，将烟头灭掉，哭丧着脸哀求道：“警官，我们互相之间都熟人，只是小赌而已.....”

“找你有其它事，快出来！”

麻将馆外，张警官递过去几张照片，盯着胡作威的脸问道：“你认得这些人吧？”

另一人仔细看过所有照片后回答：“并不全认得，只认识这两位。”

张警官满意地问道：“怎么认识他们的？”

“邓蓉和邓迪飞，我们同村的，他还常常找我借钱。”

“邓迪飞？”

“除了他还有谁！那小子总拖欠着不还，一副无赖样！你们应该把他逮进去。”胡作威提到邓迪飞时显得愤愤不平，看样子邓迪飞真欠了他不少钱。

“你们两仅仅为债务关系？那你与邓蓉呢？”

“与他姐姐并不熟，只是去他家时见过多次，他们家骨子里好逸恶劳，谁没事愿意和这

家人套近乎？”

张警官望向旁边的麻将馆扬了扬眉毛：“现在正值工作日上午，在这种地方玩乐的人算什么？”

“.....”胡作威尴尬语塞，“警官，不能这么比较，好歹我没有对外欠债。”

张警官没有理会，继续追问道：“你说他们家好逸恶劳，邓蓉也是这样？”

“他们姐弟两从小小偷小摸惯了，在村里名声极臭。对我来说只是邓蓉没来找我借钱而已，不觉得他们两有啥区别。”

“你在本市遇到过他们吗？”

“没见过邓蓉，邓迪飞倒见过几次，我找他要债他死皮赖脸蒙混过去，下次我一定叫他还清！”

张警官心想已经没可能有下次了，转换话题询问：“4月11日晚你在哪里干什么？”

“4月11日晚？这与他们有啥关系？”

“回答我的问题！”他双眼逼视着对方。

“忘记了，多半喝醉在家。”

“一个人？”

“我现在独居，怎么？”胡作威想了下不对劲，立刻反应过来，“不会在查案件的不在场证明吧？我可没犯过什么案！”

“犯不犯案靠证据说话，又不是靠嘴巴决定！”张警官冷冰冰地回应道，他见再也套不出什么有用信息，抛下一句“近期不要跑远”的话便离开。

当日中午，张警官与李医师在警局外吃着便当，边吃边对此案交换想法。

“我上午找的那家伙，胡作威，虽然当晚没有不在场证明，但凭经验应该可以排除嫌疑。”张警官边嚼着一块肥肉边说。

“哦？为什么呢？”

“他从我给他看的一堆不相干的照片中能主动坦诚认识他们两人，也没有刻意隐瞒找过邓迪飞，反而说出去找他讨债，符合一个正常债主的心理。”

“你说的没错，但或许对方正是知道这种心理，故意演戏迷惑你呢？”李医师笑着反驳道。

张警官也笑了，回应说：“你们搞心理学的老疑神疑鬼，普通人哪会想得那么深！”

“你们刑警不也是疑神疑鬼，不放过每个怀疑对象吗？大家彼此彼此嘛！”

“其实我排除他的原因，更主要是其它证据而非心理因素。”

“哦！？”李医师感到好奇，“有啥证据？”

“嗯.....也不算证据，只是用来反证。”他掏出今早带过去的一堆照片，“我给他看的照片中有本案的嫌疑人秦素蜜，他当时看她的眼神与看其他陌生人一样没有任何异常，确定不认识她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你想想看，假设凶手是胡作威，他没必要也没办法嫁祸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吧。”

“的确有道理。不过我认为秦素蜜不是凶手，不仅她不是，另一个人格杨蔓也不是。”

“理由呢？还是心理学分析那一套？”

“嗯.....算是吧，这两种人格毫无暴戾感，说通俗点就是连杀鸡都畏缩不前，完全不像能杀人的人。”

“也许她故意伪装成这样呢？”张警官疑心不减。

“哈哈，你老毛病又犯了。也许主人格会伪装，次人格随主人格一起伪装的案例还真没碰见过。”

“有没可能整个次人格全是她伪装的？”张警官想到另一种可能。

“不排除这种可能性，但从案件分析来看毫无必要，假设秦素蜜是凶手，她伪装出另一个人格又有什么意义呢？”

“先伪装出一个异常人格，当我们找到决定性证据，她可以将罪行全部推向此人格，借此逃脱法律的制裁。”

“危险的人格分裂者最后会关进精神病院高危区，那里绝对比监狱更可怕，我认为正常人不会想呆那种地方。”

“.....”

“总之，我认为她并非凶手。邓迪飞姐姐不是失踪了吗？有没可能姐弟两互相残杀？”

“目前没有这种迹象，说不定邓蓉也不在世了。当前除了寻找人来侧面了解他们姐弟两外，没有更好的办法。”张警官说着吃完最后一口饭离开。

## 第十一章 再回案发现场

自从经历第二次催眠后，我的记忆力似乎有所好转，能隐约回忆起当晚的部分情景：当我到达纸条上指定地方后，见到远处一间屋子有灯光，在漆黑的树林里显得格外明亮，该房屋正是案发现场，可我仍无法回忆起进屋后发生什么，那团黑影好像一道记忆的分界线。另外我还回忆起当初因某人打来电话才写的纸条，至于谁打的电话与“那件事”所指的谜团，依旧毫无头绪。与其憋在家里绞尽脑汁回忆，倒不如冒险再去趟现场。

两小时后，我再次踏入那片不祥之地，按照之前回忆的路线行走在田间小路上，最后抵达案发小屋。小屋显得更加孤零零，四周的警戒线已失去威慑作用。我翻过警戒线再次进入屋内，环顾四周后闭上双眼，试图通过自我催眠来追忆当时的情景：进屋后，一团人影跟随我闪进来，我回过头，对方好像立刻对我动粗.....后面发生的事则印象全无。我望着地上残留的血迹，被害人流出这么多血，加害人身上肯定沾有血迹，如果真凶陷害我的话，我衣服上为什么没有血迹？我的外套不见了，是不是因沾满血迹而丢弃？这样推理分析的话，至少有两人与此案有关：一人陷害我为凶手；另一人保护我不受陷害。他们与我有何恩怨？为什么针对我？

我迷惑不解地走出凶案现场，环顾四周，从小屋到旁边的石路再往前不远有条小河，或许凶手在河边清洗过血迹？来到河边，我又回想起一些记忆碎片：我貌似曾来过这条河边，往河里扔了什么东西。我沿着河流向下游走，走了数公里后发现河边的淤泥荒草上躺着一件熟悉的物件——我丢失的外套，它为什么在这个地方？我将外套抖开发现里面包着石块，外套上残留着许多干涸后的血迹。难道我当时发现遭陷害后，想把血衣沉入河底？没料到它却搁浅在河岸，可我怎么一点不记得将外套扔进河里？我肯定不能将它交给警方！情况对我越来越不利，真凶杀死被害人后，再将我的外套涂满血迹，我、凶器、死者在同一地方成为铁证，可真凶当时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报警，给了我充裕的时间去应对，难道真凶认识我？并不想使我陷入绝境？又或许他首次犯案，慌忙逃窜忘了报警？感觉这两种情况均不太符合。

## 第十二章 三年前的案件

第二天一清早，大门响起敲门声，我继续装睡不予理睬，这时手机不合时宜地响起，又是那位警察！起初我还以为他是个优秀的神探，现在看来只不过是个阴魂不散的讨厌鬼。

“喂！在家吗？”

“嗯，在睡觉。”

“麻烦开下门吧，我正在你家门外。”

“好的，等我起来穿好收拾下。”

五分钟后，近期最面熟的人坐在我家客厅沙发上。

“茶还是咖啡？”我走向厨房准备早餐。

“不必费心。你坐下来，我们简单聊几分钟。”

我按照他说的坐在沙发一边。

“我去了你之前就职的公司调查，据说三年前财务室有人做假账贪污，你是否记得此事？”

“假账贪污？不清楚呢。”

“真不记得吗？你当年恰好在财务室工作吧？”

“嗯.....可能我离职后才发生的吧，我在职时没听说谁做假账。”

“做假贪污的人正是邓蓉，据说当年你们两关系不错。”

“没有特别好，只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事而已。”

“是吗？”他紧盯着我，好像要从我瞳孔变化中判断话语真假。他接着说道：“事实上，你离职后不久她也离职了，而她离职前正是假账高峰期。”

“.....”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，只能表达自己与此事无关，“我真不清楚，你去问田璃丽、焦小英她们吧，财务室里又不止我们两人。”我间接下达逐客令。

“我已询问过她们，她们知道此事，嫌疑人邓蓉离职后便下落不明。奇怪的是为什么只有你不知道。”张警官说着起身向外走去。我巴不得早点将他送走继续睡，跟着他到了门口。在门外他突然回头问道：“你是不是常常丢失部分记忆？”

我挠了下头，支支吾吾回应：“有时吧.....我从小记忆力不大好。”

他走下楼梯，像是喃喃自语：“兴许你已经知道本来不知道的事。”

我目送他下楼，回味着他最后说的话，我已经知道本来不知道的事？指什么事？我在与邓蓉的关系上对张警官撒了谎，其实当时我们两关系的确不错，算是公司内最佳搭档兼朋友，既然如此怎么会一离开公司后变得形同陌路？

我近期零星回忆起当年贪污事宜，那件事不仅邓蓉造假，我好像也在幕后参与过，因为表面上由她做账，只有她掌握了我参与做假的决定性证据，所以我一直没必要潜逃。记得三年前离职后曾与邓蓉短暂见过一面，她给了我一件物品，我翻箱倒柜找到那件物品——密码锁盒子，四位数密码，密码是什么？依稀记得我当时回赠了她一件东西，是什么来着？好像是纸质材料，密码应该与当时见面有关，会不会是日期？我早忘了和邓蓉见面的具体时间，只记得在我离职后不久，6月21日离职，于是我从0621开始一个个尝试，到0627时锁咔嚓一声响，我还是第一次打开这个盒子，里面存放着邓蓉造假贪污的账本记录，她怎么会把这些证据留给我？在账本底下有厚厚一摞钱，这些钱也是给我的？难道说我真的参与了造假贪污？那我给她的东西会不会是我的造假记录？

这天张警官回到警局已过晚上九点，李医师正值夜班，他对着张警官调侃道：“大侦探回来了，今天收获不小吧？”

“别挖苦我了，办案不容易呀！”

“我倒觉得你乐在其中，说说看今天有啥收获？”

“今天查清两件事。”

“哦？进展大吗？”

“对案件侦破帮助不大。第一件是我查出秦素蜜很可能与三年前她们公司的造假贪污案有关。”

“不是说犯案者为邓蓉，一直失踪吗？”

“她只是其中之一。第二件是摸清邓迪飞这个人，他好吃懒做，贪财好色，好事不沾边，

坏事少不了。”

“他被杀算是为民除害。”

张警官将三年前秦素蜜和邓蓉的合照摆在李医师面前，问道：“你看这张照片有何感想？”

李医师接过照片仔细端详：“两人的穿着不奢华，非常普通的拍照动作，左边的人微笑有些勉强……”

“打住打住！”

“怎么？”

张警官皱着眉头：“不是要你做行为分析，你不能像普通人一样发表些世俗观点吗？”

“什么观点？你指秦素蜜长得比邓蓉好看？”

“对呀！对比太明显了，这是她们三年前的合照，当时秦素蜜 28 岁，挺漂亮的，邓迪飞这样的人见到照片后，会怎么想？”

“当然找机会接近她呀！”

“怎么找机会？”张警官进一步引导。

“最好的方式握住对方把柄，有把柄就容易多了。”

“有什么现成把柄呢？”

“等等，难道说邓迪飞知道他姐姐和她……”

“你终于明白了！”张警官顺着思路分析道，“如果邓迪飞知道她们两合伙造假贪污的事，会怎么办？”

“借此机会敲诈勒索秦素蜜，骗财骗色啰。”

“对！我认为将秦素蜜约到那间小屋的正是死者邓迪飞，秦素蜜出于贪污的把柄被对方掌控，不得不赴约。她当晚去了小屋，邓迪飞正要得手时却惨遭杀害。”

“某人出现杀害邓迪飞，并嫁祸秦素蜜？”

“有这种可能性，如果真这样，这个人一定知道邓迪飞在勒索秦素蜜，不然当晚不可能出现在那种偏僻地点。但这个人既然要嫁祸秦素蜜，为什么又要救她于邓迪飞的虎口中？关于这点我一直想不通。”

“也许这个人与两人都有仇，或许只是碰巧救了她而已，恰好解释得通秦素蜜当晚为什么会失忆，可能她潜意识里不想回忆起当晚受辱，而选择性遗忘。”李医师转了下眼珠继续补充道，“或者她一直在假装失忆，实际上是在保护救她的人。”

“对！我逐渐偏向这个调查方向，她知道凶手是谁，为了报答保护对方故意染上嫌疑。”

“可小屋周围的脚印又该怎么解释呢？除了被害者和秦素蜜之外现场并未发现第三者脚印，简直像侦探小说中的密室！”

“小屋离石路并不远，小屋到石路之间不全是泥土路，有些大石头，凶手可能跳着踩着石头来回才没留下脚印。”张警官转换话题，“此外我觉得邓蓉可能已不在世。”

“姐弟两死于同一人之手？”

“不一定，邓迪飞可能为了钱财与人合谋杀害亲姐邓蓉，由于分赃不均，合谋者找机会杀害他并嫁祸秦素蜜，顺走了所有的钱。当然这仅仅是一种猜测，目前还没有任何根据。”

“我说老张呀，人不能想太多，否则会陷入穷举各种可能的强迫心理。”

“并非想太多，你知道我更偏向于实地调查搜集证据。”

“不早了，你先回家吧。”李医师看看手表打着呵欠说，“对了！我私下约了秦素蜜，明天下午再次给她做催眠治疗。”

“注意安全，就算她不是这次凶杀案嫌疑人，至少也算三年前造假贪污嫌疑人。”

“那她为什么不和邓蓉一样逃窜消失呢？”李医师仍坚信她是无辜的。

张警官耸耸肩答道：“或许真像她所说的全忘记了吧，连犯过罪都能忘记的人，的确该

治疗下大脑了。”

## 第十三章 真相

第二天一大早，张警官便兴奋异常地赶到警局。方警官刚给他带来一个极大的好消息：在邓氏姐弟老家附近的镇上出现邓蓉的踪迹。

“今天忙不忙？咱们一块去？”张警官向方警官问道。

“行啊！正愁呆警局无聊呢。”

午后，两人出现在邓蓉躲藏的镇上，据情报说疑犯住在某招待所里。他们担心打草惊蛇没有立刻进入招待所，而是先观察四周环境，把地形、所有出口摸清后，兵分两路前往疑犯所在的 305 室。张警官到达三楼时，有个人正关上 305 室门准备离开，他从侧面一眼认出对方，果然和那张照片上的外貌一模一样。

“邓蓉！”张警官上前喊道。

对方听到后愣住朝他一望，见到张警官模样后立刻朝另一个楼梯口方向飞奔，然而没几步便发现徒劳，方警官在楼梯口拦住了她。

“好吧，你们到底要怎样？”她索性一副无赖的样子。

“咱们详细聊下这几年发生的事，先进去坐下再说。”

李医师的个人咨询室开设在近郊的背街胡同里。因为他大部分时间在警局工作，鲜有自己的私人时间，所以咨询室来访者较少，一年到头不过十来个，开设在偏僻处一来租金便宜承担得起，二来对来访者来说有个宁静轻松的环境。

李医师昨晚值完夜班后没怎么睡觉，特意为来访者精心布置咨询室，为了使她能更加放松地回忆。

下午三时，敲门声响起。

“进来，躺这儿吧。”李医师说着将一杯温水放桌上。

“你这儿怎么有些眼熟？”

“我按照案发现场的房间进行布置，除血迹外，床、床单、凳子都与现场规格颜色一模一样，甚至准备了红砖头。我想这样能引发你更多回忆。”

“你又不是刑警，怎么知道这些细节？”我有些疑惑不安，怀疑起眼前的这个人。

对方笑着和蔼地回复：“我和张警官非常要好，经常协助他破案，此案我也算参与者。”虽然我并未打消疑虑，但仍按照他说的先躺下来。

邓蓉知道已无法逃脱，只能老老实实在地跟着警方进入躲藏许久的 305 室，张警官带着遗憾的表情开口道：“首先，我必须得告诉你一条噩耗。”

“什么噩耗？”

“你弟弟邓迪飞已过世。”

“哦，他怎么死的？”邓蓉脸上的表情好像只不过养的一条金鱼死了。

“具体不能明说，案件仍处在侦破过程中。你难道一点不难过？”

“我们姐弟俩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要好，他近几年每次找我只知道要钱。你说是案件，看来他被人杀了吧。”

“嗯，你对此一点也不吃惊？”张警官开始对她感到怀疑。

“有啥吃惊的，他这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，迟早遭人报复。你们不会特意来告诉我这件事的吧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！要不然我刚刚为什么说‘首先’。”张警官切入正题，“我们找你主要为三年前你做假帐贪污的事。”张警官话刚一说出口，邓蓉立马变了脸色，看来等于承认了。他们两不吱声，等待她招供。

“你们.....要逮捕我吗？”邓蓉放弃抵抗，或许早已厌倦三年来躲躲藏藏的生活。

“我们是刑警，虽然不负责捉拿经济案嫌犯，但不能放任嫌疑人不管，在带你回警局之前我们有更重要的事需要了解。”

“关于秦素蜜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两名警官瞪大眼睛异口同声反问道。

由于我对李医师产生敌对情绪，这次催眠并没有如他想象中的那般顺利。

“你这次有些抗拒不配合，对我还不放心吗？”

我不置可否地挤出一丝微笑，对方应该看得出我在假笑。“你的防备心真重，内心像驻扎了个男人一样。”

我听后心里不由咯噔一下，忐忑不安，产生莫名恐惧焦虑，呼吸变得急促。我为什么会有如此反应？

对方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今天的你不像之前的你，前几次你在警局并未如此惶恐不安。”

“我没有惶恐不安！”我不由地大声喊出来，然而内心的不安并没因呐喊而消失。

“别激动，我只是引导你回忆起当晚场景，并无任何危险，你要是真感到不适可以随时离开，大门仅有五米远的距离。”

我并不想离开，内心好像有人在呼唤我留下，我同样想知道那晚的真相，希望通过催眠更多地了解自己为什么常失忆。

“你有没有察觉到心底的另一个想法？”催眠师好像瞬间看穿我心思，他换一种说法询问道：“或是内心中有另一个人存在？”

“另一个人？”我喃喃自语着陷入沉思，另一个人指另一个“我”吗？他说的或许有些道理，正好解释得通我为什么常常丢失部分记忆，我眼前浮现出前同事们因恐惧躲避我的场景，会不会躲避的是另一个“我”？

夕阳透过窗户洒落在邓蓉脸上，她缓缓陈述：“三年前造假贪污的时候，起源是秦素蜜主动来找我商量怎样逃避查账，好好地捞一笔，我当时惊呆了，因为此言行并不像平时的她。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把主要责任推卸给她。”

“明白，平时的她是怎样的呢？”

“秦素蜜比较懦弱保守，有些敏感爱干净，类似许多普通女性。可那天她来找我时突然变得胆大心细，理性又聪明，该如何形容呢.....”

“像换了一个人？”

“对！像变了一个人。我当时没顾虑那么多，反正听她一分析，的确有漏洞可钻，她说她自己一人干不了，所有资金流水必须经我这边，所以才劝我一起干，她愿意三七开我占七，我才下定决心同她一起干。警官，这些话不会被当成口供吧？”

“我说过，我们主要来调查刑事案件，你继续。”

“后来她做好一部分造假工作，为了避嫌先离职，我做完剩下的部分后也辞职，没料到她说的方法有纰漏，我辞职不久后假账便被追查到了。我私下找过她两次，一次在我拿到部分贪污资金后同她分赃，当时我还未离职，我将部分资金和假账记录交给她，她则将她造假的证据留给我一份，作为‘绑在同一船上蚂蚱’的约定。”

“第二次呢？”

“第二次发生在我离职暴露之后，本来说好的造假贪污零风险，怎么到头来瞬间就被查

到？到手的钱都不敢花。于是我去秦素蜜家找她理论，没料到她竟然翻脸不认人，不承认有合谋造假贪污的事实，还说我诬陷她！我以为东窗事发后她故意不承认想撇清关系，于是拿出她上次给我的造假证据，以为把她逼入死角会使她服软认错。没想到她眼神一变，反而一拳将我打翻在地，我起身捂着头，已鲜血直流，心想她这次做得太过分了，正想反击时忽然发现她正手握菜刀从厨房出来，我赶紧冲出她家门，朝着大街上人多的地方飞奔。当我跑回家时心想不能再住这里，她迟早会找上门来，于是收拾行李过上四处逃窜的生活。”

两名警官听完她的话后面面相觑，不敢相信那位柔弱的女人还有如此狠毒的一面。

少许，张警官率先想到什么问道：“你这些年来到处逃窜不是担心被警方抓捕？”

邓蓉摇摇头：“我本想自首说出秦素蜜的事，又害怕自首后因造假贪污案与她关进同一所监狱，于是到处流窜，躲避警察，更多是为了逃避她的追杀，毕竟命更要紧。”

“你认为秦素蜜为什么要杀害你呢？”

“我猜想因为只有我掌握她做假贪污的证据，而我已经暴露，她杀害我后布置成畏罪自杀的假象，她就能够安然享用贪污的公款，现在看来分赃占大头并不是什么好事。当时在秦素蜜家，她突然翻脸瞬间像变了一人，真不敢相信她竟会为了钱财而杀人。”

“变了一个人……难道说？”张警官喃喃自语，他回想起李医师说过的话，秦素蜜部分记忆丢失，在经过催眠治疗后有所好转，但仍然有好些记忆未找回，这些丢失的记忆是否意味着她还存在一个人格？糟糕！他今天下午正对秦素蜜再次催眠治疗，说是能够帮助她找回那晚的记忆，会不会由此引发……张警官急忙掏出手机拨打李医师电话，果然没人接。他知道李医师在做心理治疗时不喜欢被人打扰，手机应该调成静音模式。过了几秒钟，他又想到什么，拨通另一个电话，被拒接！他立刻有种不祥的预感。

“方警官！你带邓蓉回警局，我得马上赶去个地方。”话音刚落，张警官已冲出房门。希望只是多心了，他应该平安无事，张警官心里不停祈祷着。

“想象你正在当晚的小屋中，你回过头来，看见了什么？”李医师的话语飘在我耳边，听起来越来越遥远，恐惧感逐渐侵占我的心头，我在床上不停地挣扎着，他见状缓缓鼓励道：“放轻松，你能够应付。”

意识逐渐变得模糊，我感觉自己进入深深的沉睡之中，然而在外人眼里却是另一种状态。

“杨蔓吗？”

“不，我是殷实。”

李医师着实吃了一惊，但他仍故作镇定地问道：“你是秦素蜜的另一人格吧，你到底做了些什么？”

我狞笑道：“我做了什么关你啥事？”

“你参与造假贪污？”

“我才没耐心做那类破事，只有杨蔓喜欢耍小聪明占便宜，她也只配处理善后。”

“……那么是你杀了邓迪飞？”

“啰啰嗦嗦问题真多！给我闭嘴！”我一脚踹在李医师胸口上，他不由地坐倒在地捂着胸口。好痛啊！李医师感到对方的力量猛增，仅挨一脚就令他难以起身，他惊恐地望着我的脸庞，我彻底变得面目狰狞，李医师吓得大气都不敢出，坐在地上的身子慢慢往后挪动着远离，可是他头上已被死神烙印标记，脸孔因恐惧和绝望完全扭曲。只见我拾起屋内那块红砖头，诡异地笑着说：“你想知道当时的真相？现在便让你体验！”说完我用砖头向李医师的脑袋猛砸过去，血腥的一幕仿佛似曾相识……



CDS 版权所有